



据记载，当时的兰花会上将公认的最佳品色称为“状元”，参展的梅花、兰花皆由私人提供，可见旧时沪人爱兰风气的盛行。如今，引进品种的蝴蝶兰则成为沪人新宠。

走在街巷，偶见卖白兰花的阿婆们，面前摆着两个篮子，篮底铺了块蓝印花布，上面摆着一排排用白线串起来的白兰花。

白玉兰花瓣当作吃食，也是旧时庭院的习惯。清代《花镜》谓：“其花瓣择洗清洁，拖面麻油煎食极佳，或蜜浸亦可。”据说食之爽口，行气化浊，可治虚劳久咳。除此之外，菖兰花和康乃馨也是上海人家石库门主妇喜欢的花，菜市场买来的康乃馨、菖兰花往八仙桌上的花瓶里一插，花香阵阵，再搭配留声机播放的上海老歌，有声、有色、有香。

鸟类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

除了赏花，观鸟，也已经成为城市居民最爱的户外活动之一。

鸟类的历史，比人类长得多。1860年，在德国索伦霍芬发现的始祖鸟化石，被认为是最早的鸟类，距今约一亿四千万年。而目前考古学家发现最早的鸟类画像是刻于法国南部肖维岩洞洞顶的一只精致的长耳鸮，可以追溯至3万年前，人类看鸟的记录由此开始。

不管是远古，还是近代，人们从未停止对鸟类观察的兴趣。如今在城市大大小小的公园内，仍然可以看到观鸟爱好者们，携带着“长枪短炮”，捕捉鸟类的情影。

时隔两个多月，共青森林公园的人气场所观鸟长廊，迎来了“粉丝”们。市民范荣亮是一名鸟类生态摄影师，在这里，

他只集中做一件事：观鸟拍鸟。上午9点，范荣亮和大部分游客一样，通过数字哨兵等关卡从公园南门进入。沿路他步履不停，直奔自己的观鸟“目的地”。

不远处，一只名为戴胜的鸟儿飞过，他说，鸟儿戴胜的繁育高峰期是每年的3—5月份，但今年因为疫情，鸟友们错过了春天雏鸟破壳的时节。老范手机里的影像，还是3月初时空空的戴胜鸟巢。“只能等到明年了。”尽管遗憾，但老范说，“共青森林公园生态好，所以我相信戴胜明年还会到这里来做窝的。”

观鸟护鸟达人朱维佳也告诉《新民周刊》，他从2013年开始观鸟，每到春季，他经常和几位友人相约去往南汇以及长兴岛对岸的横沙岛观鸟。南汇是鸟类迁徙路线的必经之路，通常去南汇选择在双休日，早上去，太阳落山归。“各种鸟类都有，要么在树林里，要么在稻田里，主要在春秋两季迁徙季。”

“现在这个时候，能见到大杜鹃和东方大苇莺，这两个鸟类，就像两个冤家一样。”朱维佳说，东方大苇莺的巢常被游荡在其繁殖地附近的大杜鹃寄生，大杜鹃在巢寄生前，会叼走一颗宿主的卵。接着杜鹃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产下自己的卵，杜鹃宝宝便独享“养父母”喂养。

有一项研究发现，东方大苇莺的巢有64%被大杜鹃寄生，且66%的东方大苇莺无法识别寄生卵。当然，还会有一种鸟类叫小鸦鹑，会到这边来度过夏天。马上进入台风季，也有看到一些内陆少见的鸟类，比如军舰鸟和中贼鸥。

自从2016年开始，朱维佳就成立自发护鸟小组，在金山、青浦、松江等区进行鸟类的林地巡护。最近去过杨浦公园的不少市民都发现，园内迎来了“新住户”——凤头鹰。这种鸟类，朱维佳之前在上海植物园也见过，当时还用相机记录下了凤头鹰繁殖了两只鸟的过程。

“以前去巡护拆网之后，一天五六十张，现在，高峰期也才二三十张。”朱维佳粗略统计了一下，从2016年到2022年3月5日，共拆网1700多张，救了319只活的鸟。随着这几年的护鸟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志愿者以家庭为单位加入巡护小组。

据上海自然博物馆最新的统计，上海目前有514种鸟类，而全中国鸟类有1400多种。单单一个上海就占了1/3以上。“通过观鸟，你会发现，我们生活的地方不只有人类，鸟类也有自己的衣食住行和喜怒哀乐，多一些了解，多一点宽容之心，我们可以跟自然更和谐地相处。”上海自然博物馆副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生态学博士何鑫说。☑

大斑啄木鸟。摄影 / 朱维佳

